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四十三回 火母求驪山老母 老母求太華陳搏

詩曰：驪山一老母，頭戴蓮花巾。  
霓衣不濕雨，特異陽臺雲。  
足下遠遊履，凌波生素塵。  
倦游向南嶽，應見魏夫人。

老母說道：「你那遠來的弟子，我吩咐你幾句話兒回去罷。」王神姑道：「願聞祖師老爺吩咐。」老母道：「你回去對著你的師父說：你既是一個出家人，已超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倒不在山中修心煉性，反去管人間甚麼閒事。自古聖人道得好：『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這是他自取其罪，與別人不相干的。」王神姑道：「可憐見俺師父命在須臾，望乞祖師老爺救他一救。」老母道：「是我適才與他算一算來，他命裡有一百日之災，災星過限，他自然脫離鉢盂。況兼那個僧人我也算他算來，他也不是個等閒的僧人，決不害他的性命。」王神姑看見祖師是個不肯下山去的意思，心裡想道：「遣將不如激將。待我把幾句話兒來激他一激，看他何如。」說道：「祖師老爺不肯下山去不至緊，卻就中了那和尚的機謀。」老母道：「怎麼就中了那和尚的機謀？」王神姑道：「是我師父罩在那鉢盂底下，央浼那個和尚放他，那和尚不肯。我師父說：『你不放我，我明日請下我受業的祖師來，一總和你算帳。』和尚說：『你受業祖師是哪個？』我師父說：『實不相瞞，驪山上治世的祖師是我師父。』那和尚聽見說了祖師，他反嘎嘎的大笑三聲，說道：『你那個治世祖師也還要讓我釋門為首。饒你請下他來，我就和他比一個手。你看他敢來不敢來？他決然不敢來惹我也！』這如今祖師老爺不下山去，卻不中了他的機謀。」老母聽知此言，心中大怒，說道：「有了吾黨，才有天地世界。有天地世界，才有他釋門。他怎麼敢把言語來欺我也！王氏弟子，你先行，我隨後就到。若不生擒和尚，誓不回山！」這正是一言而興邦，一言而喪邦。只因這幾句話之間，就把個治世的祖師都激動了。王神姑不勝之喜，磕了幾個頭，駕起一朵祥雲，下山而去。

老母即時叫過金蓮道長，白蓮道長，又帶過獨角金精獸，又帶過一千仙兵仙將，離了洞府，駕起祥雲，竟奔爪哇國，要與燃燈古佛賭勝。看看的來了一半路程，祖師坐在雲裡，只見一陣冷風劈面而過。祖師道：「這如今還是夏月天，怎麼這等一陣冷風也？」金蓮道長稟道：「非干冷風之事。此處是個寒冰嶺積雪崖，冷氣侵人，就像個冷風刮面。」神師道：「且住。」說聲「且住」，即時按落雲頭，住下寒冰嶺積雪崖。祖師起眼一看，只見個寒冰嶺上：

天人鴻蒙銀筍出，山搖鱗甲玉龍高。  
臺前暖日今何在？冷氣侵人快似刀。  
又只見積雪崖下：  
凹處平來凸處高，憑誰堆積恁堅牢。  
橫拖粉筆侵雙鬢，暗領寒鋒削布袍。

祖師老爺站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好透心涼也！」金蓮道長是個會講話的，趁著這個機會兒，說道：「適來師父火性，弟子不敢饒舌。這如今師父透心涼，弟子有一句話兒相稟。」祖師道：「你有句甚麼話來稟我？」金蓮道長道：「師父此行，聽了那王弟子的誑言，不免要傷你三教中體面。」祖師道：「徒弟，你所言有理。但只一件來，火童是我的徒弟，不可不救。況兼我已當面許下了王弟子，他雖誑話，我豈可自食其言？這如今只得往前而去。」金蓮道長道：「依弟子所見，且把這些天兵屯在這裡，只是我師徒們親自前去，看那鉢盂是個甚麼神通。若是好掀，我們先掀起它來；若是不好掀，還請他自己掀起，庶幾兩家子體面俱不失了。倘若他有言話，再作道理還不為遲。」祖師道：「你所言亦是，且把這一千神將俱寄在這裡，待我有旨來方許前進，無旨不許擅動。」只帶了一個獨角金精獸，兩個大小徒弟，一齊駕祥雲，逕落下爪哇國。

此時已是三更時分，老母在雲頭裡面就叫上一聲：「火童兒在哪裡？」火母在鉢盂底下聽見是師父的聲氣，滿心歡喜，連忙答應道：「弟子在這裡。」老母落下來一看，只見一個小小黃銅鉢盂蓋在地上。老母道：「這是個甚麼東西？這等厲害！」金蓮道長道：「待弟子掀起它來。」老母道：「你掀。」金蓮道長看得容易，把隻手抓著就要掀。哪曉得這個鉢盂有好些古怪處，一掀只當沒有；兩隻手又一掀，又只當沒有；添了白蓮道長，兩個人四隻手著實一掀，又只當沒有。火母在裡面吆喝道：「你們外面掀著，我在裡面頂著。兩下裡一齊出力，便就掀得起來。」外面答應一聲「是」。外面兩個，裡面一個，三個人一齊著力，又是一掀，又只當沒有。老母道：「這是佛門中的寶貝，豈可輕視！」金蓮道長道：「鉢盂不過是佛門中的寶貝，師父乃是玄門中的祖師，何不大顯神通，掀它起來，以救火童之難？」老母道：「徒弟，你所言有理。」連忙的走近前來，把個兩隻手插在泥裡，摳著口子兒，口裡又念上一會，喝聲道：「大力鬼王，你可助我一臂之力！」那大力鬼王兩臂有□萬八千斤氣力，聽見祖師呼喚，敢不奉承，隨著老母盡力一掀，哪曉得那個鉢盂也只當沒有。

老母心中大怒，叫聲：「獨角獸何在？」這獨角獸原是須彌山上一隻獬，其形似羊，卻有□丈多高，有三丈多長，一雙眼金晃晃的就是一對紅紗燈籠，一隻角生在額頭上，就像一股托天叉，專一要吃虎、豹、獅、象、白澤、麒麟，若只是獐、鹿、兔、鹿，都只當得他一餐點心。曾一日發起威來，把個須彌山就戳崩了一半。治世老母生下了盤古，分天、分地、分人，誠恐它吃光了世界，特自走到須彌山上，收它下來。它跟了祖師，年深日久，收了狼子野心，拆了皮袋架子，就像一個不長不矮的漢子，就成了一個朝元正果。只是那個角還在，只不像當初的長。那氣力還在，只是不像當初凶莽。祖師叫他做獨角金精獸。跟定了祖師，有急事，它就來擋頭陣；有患難，它就來相扶持。故此祖師大怒，叫聲：「獨角獸何在？」獨角獸答應一聲：「有！」祖師道：「你與我把這個鉢盂掀將起來。」獨角獸道：「老爺何鬚髮怒生嗔，憑著小神的氣力，饒它須彌山，我也要戳翻它一半，何況這些小鉢盂！」連忙的走近前來，喝聲道：「哇！你是個甚麼神通？敢如此撒賴！」照著鉢盂上拈一巴掌，只指望一巴掌打翻了它。哪曉得個鉢盂這一下直打得金光萬道，火燄千條，把獨角金精獸的手就是火燒了，就是湯燙了，動也動不得。這叫做蜻蜓撼石柱，越撼越堅牢。

弄了這一夜，恰好大天亮了。王神姑走將來，磕頭如搗蒜，口口稱謝。老母道：「我只為著你的師父，故此不遠而來。哪曉得這個鉢盂這等厲害！」王神姑道：「是俺番王設一個計較，說道：『多取些杉條，搭起一個鷹架，安上一個天秤，多用繩索，多用官兵，秤它起來。』不知祖師意下何如？」老母道：「我們是個仙家，哪曉得你這塵世上的事故，悉憑你行就是。」王神姑果真的取了杉條兒，找了鷹架，安了天秤。只是拿了繩索，沒去用處，拿了撬棍，沒去使處。怎麼沒去用處，沒去使處？你想想，只是一個滑鉢盂，到哪裡去用繩索，到哪裡去用撬棍？空費了這許多杉條兒。只見火母在裡面吆喝道：「趁著這些杉條兒，我有一個妙計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你是個甚麼妙計？」火母道：「我本是個火神。你外面把杉條兒打碎了，用凡火燒進；我裡面把三昧真火放出來燒出，裡外夾攻。這鉢盂名雖紫金，其實是個銅的，卻一下子燒化了？」王神姑一心要救師父，就依師父所言，也不請教老母，逕自把個杉條兒打碎，又用上些琉璃磁礮引火之物，引起外面的火來，燒將進去。火母在裡面把自己的□萬八千毫毛孔竅，盡數放出三昧真火，燒將出來，只指望燒化了鉢盂。哪曉得燒了一會，火母在裡面吆喝起來。王神姑說道：「師父，你吆喝甚麼？敢燒化了鉢盂麼？」火母道：「鉢盂還不曾化，只是我的四大，漸漸的要化了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怎麼處？」火母道：「你快把火熄了罷！」王神姑連忙的把這些杉條兒的火散開了。火母又在裡頭吆喝。王神姑道：「你又吆喝甚麼？」火母道：「這鉢盂燒發了火性，我裡面一刻也難安身。你還求我師父救我哩！」王神姑又朝著老母只是磕頭。

老母沒奈何，一駕祥雲而起，竟到東海之中水晶宮裡，叫過龍神來，告訴他說道：「只因燃燈古佛把個鉢盂罩住了我的徒弟，我徒孫孟浪，把個火來燒化鉢盂。這如今鉢盂不曾燒得化，到反燒得裡面安身不住。是我特來問你借四條玲龍，退去鉢盂的火性，救我徒弟之命。」龍王沉吟了一會，心裡想道：「放出冷龍，治世佛爺見怪；不放出冷龍，治世祖師見怪。事在兩難，不好處得。」老母早知其意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哇！你若說半個不字，我教你這水晶宮裡都住不成，我就打落你到陰山背後，教你永世不得翻身！」龍王沒奈何，只得開了冷宮，放出四條冷龍，奉承了治世老母。

老母一駕祥雲，來到鉢盂之處，吩咐冷龍如此如此。四條冷龍銜頭銜尾，把個鉢盂圍得定定的，圍了這等兩三個時辰，卻才退了鉢盂的那些火性。老母道：「徒弟，你裡面坐得住麼？」火母道：「多謝師父，坐得住了。只是還有一件。」老母道：「哪一件？」火母道：「師父，你就趁著這個冷龍，不要放它回去。師父，你先借下一陣狂風驟雨，大個子雷公，助了冷龍之勢，卻教冷龍發起威來，把個鉢盂一爪抓起來，抓到半空裡面，弟子卻不走將出來？」老母道：「也是。」即吩咐了冷龍，即時借下烏雲驟雨，即時借下雷公。那四條冷龍不曉得佛爺爺的妙用，借了雷公的勢兒，趁了一天的威風，你看他張牙弄爪，各顯神通，都要來把個鉢盂抓起。哪曉得半空中現出一位護法韋馱天尊來，喝聲道：「孽畜，焉敢無禮！你敢把佛爺爺的寶貝壞了罷？」那四條冷龍見了個降魔藍杵，嚇得個戰戰兢兢，就是四條曲鱗一般，各自下海去了。老母看見個冷龍去了，也只得收了風頭，住了雨勢，歇了雷公，好沒趣也。卻怒上心來，氣沖頂出，叫一聲：「金碧峰，你不是把個鉢盂奈何我的徒弟，你明明的誇張你的佛門，欺滅我玄教。」卻吩咐火童：「你耐煩在裡頭再坐一會，料我救得你出來。」道猶未了，一駕祥雲，當有金蓮道長攔住雲頭，問道：「師父何往？」老母道：「我轉寒冰嶺上，取動天兵天將來，一定要與他見個好歹。」金蓮道長道：「師父差矣！你又不曾見金碧峰的面，金碧峰又不曾見你的面，怎麼叫做欺滅我們玄教？依弟子愚見，先把一道信風報知金碧峰，看他怎麼處置。若是他見了祖師，掀了鉢盂，放了火童，兩家子一團和氣。若是不肯放手之時，再去取兵，和他賭勝，也還不遲。」老母道：「就依你講，再看如何。」即時傳出一道信風，報知金碧峰長老。

卻說金碧峰坐在千葉蓮臺之上，只見一道信風所過，早知其意。長老道：「一個治世的祖師，反受了凡夫所激。我本待不把個鉢盂揭起來，又恐怕傷了老母殺戒之心。不如竟自前去，取他一個和罷。」此時已是初更天氣。好個金碧峰，把他四大色身離了寶船，一道祥光，早已站在鉢盂身畔。只見驪山老母現出了丈八真身，左邊站著一個金蓮道長，右邊站著一個白蓮道長，後面站著一個獨角金精神獸。長老心裡想道：「他既是現了真身，我怎麼好把個假相和他廝見。」即時間，一手掀掉了圓帽，一手把個頂心上摸兩摸，只見萬道金光一迸而出，現出了丈六紫金身。左有阿難，右有釋迦，後有護法韋馱天尊。一個祖師，一個古佛，兩家相見，兩家敘一個禮。祖師道：「小徒火童兒得罪在佛爺爺臺下，望乞推念三教分上，饒他這一次罷！」佛爺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是貧僧得罪令徒，萬望祖師恕罪！」祖師道：「小徒是個火性的，故此不知進退。」佛爺道：「只因令徒把個九天玄女罩住了張天師，是貧僧揭了他的罩，他就嗔恨貧僧。貧僧沒奈何，親自送上個罩與他，賠他一個小心，他就把個罩來罩著貧僧。貧僧卻才收了他們的罩，把個鉢盂蓋了他。卻不知道事至於此，驚煩祖師。」祖師道：「總望佛爺爺慈悲方寸，揭起了鉢盂罷！」佛爺道：「既承尊諭，敢有推辭？只是令徒出來，還望祖師吩咐幾聲，叫他勸解番王，早早獻上玉璽，免致爭戰；彼此無益。」祖師道：「這個一定奉承。」佛爺爺走近前去，把個鉢盂兒彈一彈。祖師心裡想道：「我們費了這許多力氣，還不曾掀得起來，且看他還是怎麼？」只見佛爺爺不慌不忙，彈了一彈，把個指頭兒一撥，那個鉢盂兒輕輕的仰在佛爺爺的手上。那火母是個悶久了的人，一肚子氣正沒去出處，揭開了鉢盂，他又只說是師父救出他來，不曉得是個佛爺爺郊天大赦。他一轆轤跳將起來，就張開那一個血光的口，就吹出那□丈長的火來，高叫道：「賊禿奴！你把個鉢盂奈何得我夠了！」佛爺爺因是祖師在面前，不好回他話，又不好乘得頭，只得轉身而去。他又趕上前來，喝聲道：「哪裡走！」劈頭就是一劍砍將來。佛爺爺扭轉身子來，不慌不忙，一手拂開了劍，一手掀起鉢盂來，一聲響，一下子又把個火母罩在底下，佛爺爺一駕祥雲，逕歸寶船而去。祖師連叫道：「佛爺爺你來，我陪你個不是罷！」佛爺爺只作不聽見的，一逕去了。老母心上有些吃力。金蓮道長道：「師父休要吃惱，這都是火童兒的不是。」老母道：「雖然是他不是，其實的連我面上沒有光輝。」金蓮道長道：「這如今沒奈何得。解鈴須用繫鈴人，不免還去求金碧峰揭了鉢盂罷！」老母未及答應，白蓮道長搶著說道：「師兄，你全然沒些志氣。」金蓮道長道：「怎見得我全然沒些志氣？」白蓮道長道：「再去求他，把我『玄門』兩字放在哪裡？你有志氣，說出這等的話來！」金蓮道長道：「你有志氣的怎麼處就是？」白蓮道長道：「依我愚見，決不輸這口氣與他，千方百計，偏要揭起他的來。」老母道：「你這個話，其實講的是。只一件來，這如今沒有個良策。」白蓮道長道：「依弟子愚見，我也顧不得個甚麼百姓黎民。四大部洲有個水母，不免借過水母來，著他大顯神通，連這個國的地土俱撞崩了，看他鉢盂安在那裡。安不得鉢盂，卻不救了火童之難？」老母道：「水母在南瞻部洲泗州地界。徒弟，就煩你去走一遭來。」白蓮道長道：「水母是個有罪的神祇，須煩師父親自去走一遭才好。」老母道：「徒弟，你說的是。」

一駕祥雲，竟到南瞻部洲鳳陽府泗州地界上。泗州大聖相見了祖師。祖師道：「水母在哪裡？」大聖道：「他是個有罪之神，鎖在龜山腳下。」祖師竟到龜山，只見龜山西南上，上有峭壁，下有深淵，山腳下有一條鐵索頭兒。祖師曉得這個便是，伸起手來，把個鐵索望上連拽兒拽。忽然山凹裡面走出一個牧童來，高叫道：「不要拽哩？」原來牧童是個凡體，故此不認得，只說是個甚麼人錯拽了這條鐵索。祖師心裡想道：「他既是吆喝於我，我且問他□聲。」問說道：「大哥，怎麼不要拽哩？」牧童道：「那裡面是我泗州大聖鎖著一個精怪在那裡。」祖師反做個不知道的，說道：「你怎麼曉得是個精怪？」牧童道：「我家有一位尊長，嘗說龜山腳下鐵索頭兒鎖得一個精怪。唐朝永泰年間，有個現作本州的李太爺，不信鬼神，吩咐一百頭水牛拽起索來，拽了三日，只見鐵索梢上，一個不黑不白、沒頭沒腦、□丈多長一個在東西，呼的一響，反跳下去。連這一百頭水牛都帶得淹死了。」祖師道：「這是個甚麼處所？」牧童道：「這個山叫龜山，這個寺叫做上龜山寺，這個橋叫做洪澤橋，這個井叫做聖母井。」祖師道：「有何為證？」牧童道：「有宋朝周知微一首詩為證。」祖師道：「怎麼說？」牧童道：「詩云：

潮回暗浪雪山傾，遠浦漁舟釣月明。  
橋對寺門松徑小，檻當泉眼石波清。  
迢迢綠樹江天曉，靄靄紅霞海日晴。  
遙望四山雲接水，碧峰千點數帆輕。

祖師心裡想道：「這個果是水母也。」借過一片浮雲來，遮住了牧童的俗眼，捻一個訣，喝上一聲，說道：「孽畜在哪裡？」只見水裡頭撲地一聲響，跳將一個青萎萎的神道出來，約有□丈多高，神頭鬼臉，撐眉露眼。祖師道：「你可認得我驪山治世祖師麼？」水母看見是個祖師，嚇得戰戰兢兢的說道：「祖師老爺呼喚，有何使令？」祖師道：「我勞你到西洋海裡去走一遭。」水母道：「小的是個帶罪之神，怎麼私離得此地？」祖師道：「我已有個頭行牌，關會了玉帝，玉帝無不欽依。」水母道：「我琵琶骨上的鐵索不得離身。」祖師道：「暫且請它下來，限一七之後再鎖。」道猶未了，一條鐵索已自落在石頭上。祖師一駕祥雲，竟轉西洋大海。水母跟定了祖師。你看它恁般施展？它原是個水裡的大蟲，專一要興妖作怪，只因大聖收服了它，一向困住在深潭裡面，叫做是老驢伏櫪，志在千里。今日一旦承祖師的號令，它就頃刻間施逞手段，賣弄威風，把個九江八河、五湖四海的水，一漲漲起來，白浪滔天，紅潮浸日。卻說國師老爺坐在千葉蓮臺之上，一陣信風所過，早已知道祖師遭動水母的情由。連忙的差下值日奏事功曹，齎上一道牒文，前往靈山勝地雷音寶剎掌釋迦牟尼佛位下投遞。牟尼佛看見了牒文，即時發出阿難山一座，落下爪哇國，聽候佛爺爺指揮。

卻說爪哇國水勢漫天，南軍各寨屯紮不住，一齊移上寶船。二位元帥親進蓮臺，說道：「似此大水，何以處之？」國師道：「怎見得大水？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國師，你還有所不知，只是這一會兒：

海發蠻夷漲，山添雨雪流。

大風吹地緊，高浪蹴天浮。  
魚鱉為人得，蛟龍不自謀。  
輕帆歸去便，吾道付滄州。

國師道：「水雖大，幸喜得海口上那一座山還高，其實的抵擋得住。元帥但自寬心，高坐中軍帳上。」二位元帥心裡想道：「海口上並不曾看見個山，國師怎麼說出這一句話來？」欲待搶白他，又恐他見怪，沒奈何，只得敗興而轉。轉到中軍船上，恰好的藍旗官報道：「海口上立地時刻長出一座山來，高有千百丈，長有千百里，任是海水滔天，一點也不能透入。」二位元帥雖不曉得個來歷，也想得是國師的妙用，就念了有千萬聲「阿彌陀佛」。

卻說驪山老母看見個海水不奈佛爺爺何，心中煩惱。白蓮道長又來進上一策，說道：「我和你玄門中還有一位仙長，足可揭得鉢盂。」老母道：「是哪一位仙長？」白蓮道長說道：「發夢顛撞倒了少華山那一位仙長，何愁一個鉢盂？」老母道：「那是陳搏老祖的事，他怎麼肯來？」白蓮道長道：「師父親自去請他，他怎麼不來？倘或他堅執不來，師父把幾句言語兒騙他一騙，豈有騙他不動？」老母道：「徒弟，你所言有理，須是我自家去，也還要你同去走一遭。」

一駕祥雲，師徒兩個竟到南膳部洲雍州之域。先到一個山上，白蓮道長道：「師父，這個山好像我們的山，只是大小不同些。」老母道：「徒弟，你也盡好眼色。這個山原是我們的山嘴兒飛將來的，故此也叫做驪山。」白蓮道長道：「師父，你怎麼曉得？」老母道：「我曾在這個山上度化一個徒弟，名喚達觀子。至今這個山上有我一所祠堂。因我擎衣拄杖，人人也叫我做個驪山老母。你若不信，我和你去看一看來。」白蓮道長道：「鉢盂的事緊，且去尋著陳搏老祖來。」老母道：「也是。」即時踏動雲頭，來到一所大山。只見這個山，一山如畫，四壁削成，上面有許多的景致仙跡。

畢竟不知這個山是個甚麼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